

增評補圖

石頭記

曹雪芹著



清·护花主人评清·大某山民加评

增評補圖石頭記

五

中国书店影印

瞞消
息
鳳姐
設
奇謀



渡機關驛兒迷本性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擊兒迷本性

掉鬼者往往發財此
人何不幸乃適被看
出

不打自招此等人實
可惡此等人卻也可
憐

話說賈璉拏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裏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著。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膽。我把你這一個混帳東西。這裏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眾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著呢。嘴裏雖如此。卻不動身。那人先是嚇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叩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柰。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叩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著。只見賴大進來。陪著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眾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囊的。還不

以上給寶玉慶一
以下接密寶玉妻
又是一年到丁卯又
是一年過了
較之前寄家宴光景
自然不及矣
已入乙卯年

鳳是沒過一齊來死
了一個元妃又死了一
個王子釵都是賈
府有

藥老婦名不詳

曼道遠境廣何堪

給爺和賴大爺叩頭呢。快快滾罷。還等窩心腳呢。那人赶忙叩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眾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著。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著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裏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裏落淚。悲女哭弟。又為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遂意的事。那裏攔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

已入乙卯年二月

賈母年歲

金命之人而又帶金
鑽其必聽爲婚也無金
鑽其必聽爲婚也無金
者豈不受金對乎

到那裏幫著料裏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裏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憤懣。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眾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甯。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裏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著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分付。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咽哽著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肯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娶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

書之體貌政老真善處骨肉間者

腰一腰動一動到底
是瘦病

周身一想卻是自然
變有環兒算得什麼

政老之意亦尤邪淫

卻有兩層難處

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著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裏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來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寶玉若是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

至此真無可改易將
何以處外孫女兒也

按宮裏樣子即禮儀
有缺鼓樂不聞已弗
同草草成親真謂受
其委屈

此層意亦在必想到
者但只怕把不住十
分耳

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著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蜆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著也不可教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卽挑了好日子。按著咱們家分兒過了禮。趕著挑個娶親日子。一槩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了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槩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著都趕的。

此國孝一層所以
正不獨為黛玉一邊
太君一力承擔是速
黛玉之死也

前是想定此已是將
辦定矣將何以處外
孫女兒也

娶姑姪況又關心已
久耶
水落歸潛究竟在藉
可知襲人平日之忌
黛玉非吾之刻論也
已把得住就好了
難道終於不知麼

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分付家下眾人許不許噪鬧得裏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邊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寶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閒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沈沈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響只不見寶釵過來卻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裏方纔水落歸潛倒也喜歡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裏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裏轉喜為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太

使賈政不放外在此事或向在樓明

是何為者

敲釘薄鋼

雖以挽回笑

是以不聞其說

連請婢女言之也

前事俱應在目中
就猶疑人之不解
既知二入之深何
時到今日吾以爲
已卸干係也其云
三個人者猶是第
二

偏要反問一句發極

偏要推到太太身上
說發極

你既知道何以默到今

太太太那裏知道他們心裏的事初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捧玉砸玉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裏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爲紫鵲說了句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玉姑娘就把林姑娘丟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著寶玉便從裏閒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裏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裏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閒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著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寶玉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著太太看去寶玉和寶玉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

寫一已過見面寶玉之神情大變王夫人又將奈何

此時未曾向姨媽去入何無一言答伊挽之說反助王夫人之說萬全之策以聖賢之說之死玉之微和尙政之寡存襲人一人使之無復何疑

真是鬼鬼祟祟的賈母平日沒言語者重也觀下個知

林了頭已死於此言一生之疼無補於事天下無難事只怕對不住此心耳

婚姻大事可以掉包虧你掇得好主意

便林姑娘聞之又將奈何

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著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裏的話卻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著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覷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著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了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了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

此等處未見得騙活
寶玉到底遇出一個
死姑爺況又向苦作
弄寶玉耶其只顧得
一淨抑無論矣
鳳姐一思施計生而
奇禍起矣女子之心
最毒信然

於林了順又將同如
太君亦不學之甚矣
徒以憑壓機三字輕
輕罵過一生疼愛瓦
解冰消

續金瓶梅

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

施計。多端。歸。慢。不。妙。

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呢。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

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著也好。可就只

忒苦了寶了頭了。倘或噪鬧出來。林了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

痛得過。慶。大。姐。否。

寶玉聽外頭一槩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開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

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著賈璉。努了個嘴兒。同

到王夫人屋裏等著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

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

職銜。諡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

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

伏。後。

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咱們這裏細細的說。王夫

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略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

遇到水閣
以上結審寶玉娶
親事一段
以下接黛玉問信得
病一段

偏要走到葬花之處
覺前此之掘墓掘動
俱非泛設

活寫出粗蠢不問而
知其爲傻大姐矣

千頓萬挫

不知姐姐是那一個
無非琥珀珍珠之流
○只怕一慣之後林
姑娘就不好了

自以爲僥倖不度笑
我者真徒自傷也

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鵲。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鵲回去取來。自己卻慢慢的走著。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黛玉殺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頭在那裏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了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了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裏作粗活的了。頭受了大女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卻不認得。那了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裏傷心。那了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了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裏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了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問

遇緊一字一尖刀刀刀刺心孔疾雷無此利害

要問其著落處就不在打不打之閒人提出商議者三個人平林小姐亦可了情皆死我者也外漢語人之恩從此絕矣非難道有這事莫非你哄我這夢中剖心時生已離原不待今日聞此言也

大姐說話自是情理大姐姐只是明白乃姐之言我知道什麼云云林姑娘何堪聽得眼淚也乾了身子也瘦了口味也沒了不但消魂直將頭晚此時玉之神情苦不似見

你姐姐爲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了頭道爲什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了頭。你跟了我這裏來。那了頭跟著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裏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的。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著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沖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瞧著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著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了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噪鬧。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自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麼了呢。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著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著自己

良得道

吾不知作者之心何以體會到此深細

微珍之至

從紫鵲眼中形容出此時光景來

真沒理會
急急在此的是失魂口氣

還要作此種想頭話
關兒尚未知已洩機

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兩隻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腳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隄。向裏走起來。紫鵲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了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鵲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攙著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鵲攙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紫鵲見他心裏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了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

裏邊得入情

急要見是以不復作他語也

會作開能將神情四面寫到

若付之一笑不可說反付之一笑不可說

黛玉竟以寶玉呼之寶玉亦竟以林姑娘呼之又何暇於哭又豈哭之所能了事乎

實甚於哭此恨萬古實從更不必哭亦更不必再說一語矣

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鵲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裏歇中覺了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瞧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以心。心。如是而已。我欲問天。天亦不語。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悄和紫鵲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便來同著紫鵲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